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城市里的流浪猫救助者

参与救助的转变。在救助理念上，却出现了争议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

流浪猫是城市的一员，它们出没在公园里、小区中。据统计，广州的流浪猫数量已经超过了30万。

城市里也有一大批流浪猫救助者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有白领，有学生，也有退休工人。这个群体出于对流浪猫的喜爱开始接近它们，随后经历了从“为了自己开心”的喂养到参与救助的转变。在救助理念上，也出现了“要不要给猫做绝育”等争议。

壹

从投喂到救助

点亮谭欣的手机屏幕，壁纸图案是一只流浪猫趴在车顶上，悠闲地晒着太阳——这是她接触的一只流浪猫，叫“圈圈”。

谭欣是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，她和圈圈的“缘分”始于研究生一年级时的一个下午。在实验室里工作了一整天后，傍晚她在校园里闲逛，圈圈坐在马路旁边看着她。脑袋圆润，动作乖巧，任人靠近，再配上一声清脆的“喵”，瞬间治愈了谭欣的疲惫。与它互动了将近半个小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，谭欣第二天还专门带了猫条和鱼干去找圈圈。

谭欣的专业是风景园林。对她来说，“撸猫”就像

计图里的绿树景观一样，能让她抽离烦恼，给她带来精神按摩般的疗愈效果。“可能我这个人不适合干科研吧，我会觉得精神压力很大，会思考读研到底有什么意义……但当我看到猫猫，撸两把，我的精神会放松一点。”

在此之后，喂猫就成了谭欣的习惯。每天吃完晚饭，随身带着猫粮在校园里散步，见到流浪猫就喂两口，趁它们专心吃粮时摸摸它们的脑袋。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致谢里，她专门感谢了校园里的猫。但她当时并没有救助流浪猫的概念，喂猫纯粹是“为了自己开心，过后它该咋样就咋样”。

救助流浪猫的念头源于校园里一只流浪猫的坠楼。

然而，想要救助一只流浪猫并不容易。救助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，有时即使投入了许多，也无法挽救一只流浪猫的生命。

陆清目前正在救助一只感染了口炎和猫传腹的流浪猫。它躺在笼子里，肚子肿胀，对散发着香气的猫条毫无反应。陆清用自己的工具给它抽了一个多小时的腹水仍没有好转。把它送到宠物医院后，医生告诉他检查和治疗费用需要将近5000元，但仍

有治疗失败的风险。

陆清并没有打退堂鼓。

“救助流浪猫就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，花了钱也不一定有结果。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我所能去救。”陆清每年花在流浪猫治疗上的费用将近两万，占他总体收入的20%；去年他自掏腰包4000多元，却仍没把一只流浪猫救回来。为了救助更多的流浪猫，他打算毕业后和室友合开宠物医院。

但陆清也明白，流浪猫是



谭欣的手机壁纸

这只流浪猫叫“捞捞”，混迹在仲恺科学楼的七八个办公室。三个月前的一个雨天，捞捞从四楼摔落，鼻子流血。

她赶紧把捞捞送去医院附近的宠物医院，医生照了CT后发现它头骨开裂。平时卖着萌讨要零食的猫躺在手术台上昏迷不醒，让谭欣意识到，“关爱流浪猫，仅凭爱心是不够的”。捞捞康复后，她加入了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组成的流浪猫救助协会。在协会里，她认识了同为研究生的陆清。

陆清是救助协会里的活跃者。作为兽医系的研究生，他懂得如何判断猫的病症，会给出猫抽腹水、吃抗生素。他给校园里的三十多只流浪猫做绝育，打了疫苗。

和谭欣一样，陆清第一次救助流浪猫是因为不忍心。

几年前在某小区楼盘里租房子，他看见四五个小孩抱着一只一个月大的小玳瑁猫四处乱跑。“那只猫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我不出手去救的话，它第二天肯定就没了。”

本科就读于水产专业，研究生就读于兽医专业，陆清见过太多动物的生死。他知道有生命危险的流浪猫数量太多，他一个人救不过来，但他还是选择尽力而为。“我救不救助那只流浪猫，都不会对整个自然生态有太大影响，但是对于个体来说，意义重大。我今天不救它，它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。”

救助不完的。如何从根本上减少流浪猫的病痛、提高它们的生存质量？在他看来，为流浪猫做绝育、防止它们无序繁殖是一个重要方法。流浪猫有着可怕的繁殖能力：3到4个月一窝，每窝至少三四只。无序繁殖下残酷的生存竞争，以及生存空间拥挤带来的饥饿、传染病，都足以威胁猫的生命。没有一家机构有能力收容所有的流浪猫，如果无法被领养，绝育便成了一个合理的选择。

目前，各大流浪猫救助组织采用的是一种叫作TNR的做法，即抓捕(Trap)、绝育(Neuter)、放归(Release)。社区里做完绝育的猫会打上耳标。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，考虑到猫强大的繁殖力，漏掉一只都麻烦——一只成年雌猫一年至少可以生十只小猫。

对于缺乏专业捕猫技巧的救助者来说，做绝育往往是从自己熟悉的流浪猫开始的。李珍是一名流浪猫救助者，平日的职业是画师。她捕

少了一点什么东西。”曾二嘉解释。

邓红就是这样一位喂猫爱好者。退休后，她坚持每天带着近20斤猫粮，从江夏站乘30分钟地铁去越秀公园喂上百只流浪猫。她每个月几乎把所有退休金都用来购买猫粮和猫罐头，自己的生活开销只能靠女儿贴补。

在邓红看来，相比绝育，喂食更能保障流浪猫的生活质量。这种“只喂猫但不给猫做绝育”的行为让熙熙森林的义工们倍感担忧。“很多人很有爱心，他们认为喂猫是一种爱心的表现，但他们的毫无节制的喂养已经让越秀公园的流浪猫数量泛滥、近亲繁殖多发，导致这些猫的身体健康状况低于其他区域流浪猫的平均水平。”熙熙森林名誉会长李燕玲告诉记者。

“那些喂猫的阿姨觉得，我把流浪猫都绝育了，猫的数量会慢慢减少，自己就没有精神寄托了，生活就好像今年3月，曾二嘉和熙熙森林的其他义工给越秀公园

捉自家小区里流浪猫的方法，是先喂养它们几个月，让它们熟悉环境后，再在它们出没的地方放一个诱捕笼，用猫条诱使它们进笼。只有当流浪猫年龄幼小且身体瘦弱时，她才敢直接抓捕。“我唯一徒手抓过的流浪猫只有一个十多天大，满身都是泥，饿得喵喵叫，否则我是捉不到的。”

经验更丰富的救助者会使用网兜，这是一种更快捷的捕猫方法，但也容易引起猫的应激反应。陆清曾和他的同学配合抓捕一只公猫。晚上11点，趁着这只公猫在吃猫粮，陆清趁机在它身后用网兜兜住它，放进航空箱。但猫挣扎着跳出来，把陆清的左手咬伤。他的手掌很快因细菌感染而肿胀，注射了一个星期的抗生素才康复。

“所以说救助流浪猫需要技巧、精力，还有可能受伤，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。”陆清端详自己的左手，虽然伤口已经复原，但仍留下了轻微的疤痕。

陆清把一只患有口炎和猫传腹的流浪猫带到宠物医院治疗

的100多只流浪猫做了绝育。她发现这批猫患有黄疸、上呼吸道感染和口炎的比例高于其他区域；由于投喂的猫粮过多，许多投喂点的猫粮已经发霉变质。

然而，熙熙森林做绝育的速度赶不上流浪猫繁衍的速度。

根据TNR的原理，在完全没有外来猫的前提下，至少要给70%的流浪猫做绝育，才有可能控制这个区域内的流浪猫种群数量；而越秀公园的流浪猫保守估计超过500只。记者观察，在越秀公园的道路两侧徘徊的猫，只有30%左右有耳标。

为了科普绝育的重要性，熙熙森林近期在越秀公园等地举办了多场宣传活动。

“提高生存质量是动物福利的基本要求。对于那些只喂猫不

无臂父亲口衔毛笔 书写励志人生

他以自己的方式守护妻女，并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

在深圳红岭北地铁站，记者见到了郭乙博。他身材高大，微微有些驼背，脖子上挂着一个箱子和一个单肩包，里面装满了写字的工具，走路时，格子衬衫的两只空袖管被风吹起。

天气好的时候，郭乙博总是以这副模样出现在深圳街头，他熟练地卸下箱子，用脚夹出各种工具，在身边摆上自己写的“平安喜乐”“诸事顺遂”等书法作品，随后跪坐在地，用嘴咬着毛笔写字。

前段时间，一名深圳大学的学生拍摄了郭乙博写字的视频并上传网络，“无臂男子写毛笔字养家”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。郭乙博告诉记者，他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没什么不一样，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“我也许是个残疾人，但我依然可以自食其力。”



郭乙博在深圳街头写字

绝境 “在坟墓里也忘不了那天”

郭乙博不喜欢干燥的气候，由于大面积的烧伤，他的背部几乎没有汗腺和毛孔，湿度过低时便瘙痒难耐。在刚受伤的那几年，郭乙博像候鸟一样，在寒冷的秋冬季来到湿润的南方，转暖之后再回北京。

2003年12月12日，正是在这个寒冷干燥的北京冬日，郭乙博遭遇了人生的转折点。

当天下午，郭乙博工作的餐馆发生了煤气爆炸，他在火中昏迷了四十分钟，再醒来时，全身缠满纱布，双臂已被切除。

“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到坟墓里也忘不了那一天。”20年后的今天，再谈起那场意外，郭乙博语气平静，但仍有一丝不甘。2003年，郭乙博24岁，来自山东冠县的他在北京学

厨五年，吃了不少苦，刚成为独立掌勺的厨师，一场大火烧掉了他生活的希望。

事故发生后，郭乙博在重症监护室躺了近四个月，之后的三年间，他经历了十几次大小手术，命捡了回来，家里却欠下了七十多万的外债。“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就像三岁小孩一样躺在床上，吃喝拉撒都要别人照顾，那时候感觉这辈子也许就这么完了。”

因为气候问题导致烧伤的皮肤反复感染，郭乙博和妻子决定来到南方养病，走过深圳、广州、东莞等地，失去双臂的他只能靠乞讨度日。郭乙博的妻子方女士回忆，那段时间郭乙博的眼睛“失去了光亮”，每天都会哭，找不到生活的方向。

希望 “做一个有用的人”

用脚摊开一块垫布，从包中依次取出墨水、毛笔、宣纸、镇纸，身高一米八的郭乙博跪坐在地上，口衔毛笔，几分钟写就“宁静致远”四字。看似简单的“口书”作品背后，是郭乙博十几年的勤奋练习。

而在此前，郭乙博是尝试用脚写字的。那是2006年，郭乙博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在广州天河中心乞讨。一天傍晚，在附近摆摊用脚写字的廖刚过来和他搭话，“兄弟你这样不是长久之计，要不要也试着用脚写字？”

廖刚没有双手，也是残疾人，他的话让郭乙博动了心。郭乙博买来了笔墨纸砚，但总是没有勇气开始尝试，“用手都没写过毛笔字，心里总感觉不行。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在家人的鼓励中，他用脚夹起毛笔，开始一笔一画地临帖。

最开始舍不得买宣纸，郭乙博就在旧报纸上写。他搬个小马扎，坐在街边慢慢练，有时候一个字要写上十几分钟。那时候郭乙博还没习惯四周围观的人群，只管低着头闷闷地写，“不敢抬头，恨不得把脑袋瓜扎地下去，那会儿还是自卑。”郭乙博说。

用脚握笔不好掌握力道，

一连写几个小时后，脚腕又酸又疼。郭乙博还记得，每次练完字之后，脚掌上都会沾满墨水，回家洗脚时一盆水都是黑的。

只要天气允许，每日下午11点到下午4点，郭乙博都会在街边练字，长久的练习下，他的字也开始有模有样了。有一天，一位过路人蹲下来看了半天，递给郭乙博20元钱，“你这字有点意思，这幅写完给我吧。”这是郭乙博卖出的第一幅字，也是在失去双臂后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“有用的人”。

书法让郭乙博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，给了他走入新生活的希望。用脚写字一年多后，他开始试着用嘴咬着毛笔写字，“我觉得用脚写字还是不太文雅，而且嘴巴也更灵活些。”

用嘴巴写字同样困难，郭乙博最开始时控制不好力度，咬笔杆时牙齿生疼，有时会把笔杆咬裂，有时口水顺着笔杆流到宣纸上，辛苦写好的字成了一摊墨污。没有老师教，郭乙博就用笨办法，一个字一个字地临摹、练习，在近14年的时间里用坏了上百根毛笔，用过的纸张更是不计其数。

责任 “一个父亲的担当”

如今的郭乙博在深圳定居，他喜欢这座“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”的城市。前些年女儿盼盼的出生给了郭乙博一份安慰，也让他有了更大的压力，“做父亲了当然要更有责任心和担当，不要再说自己没胳膊，这不行那不行，要有股闯劲儿在身上。”

在盼盼上幼儿园前，郭乙博有时会把她带出来一起摆摊。盼盼是个懂事的小姑娘，在妻子方女士拍摄记录的视频中，她会给郭乙博递笔、擦汗，或者一个人静静地在一旁玩耍。

今年盼盼已经7岁多，上小学了，郭乙博不再带她出来摆摊，甚至在外出时，他都会刻意与妻女保持距离，“我没去过女儿的学校，哪怕一家人出去玩，都是她们两个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”郭乙博说，自己不想给女儿和妻子带来心理压力，这个世界不都是友好的人，他害怕路人的侧目和碎语伤害到家人。

“我当然想陪孩子走在一起，但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。”郭乙博总是念叨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凡事要

从她们的角度去考虑，这个年逾四十的山东汉子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妻女。

郭乙博的善良不单只给人。2008年，南方多地遭遇特大雪灾，大量旅客滞留在深圳火车站，彼时郭乙博身上只有辛苦卖字得来的3000多元，他用这些钱买了1008桶泡面送给在车站的旅客。这件事被五条人乐队写入了歌曲《最寒冷的一天》。

此前的十几年间，郭乙博回山东老家时，也常常会给当地的敬老院、小学捐献一些生活用品。“我在外摆摊卖字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，有些警察、城管都会停下来陪我聊聊天。”郭乙博愿意把自己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，这更让他感到“活得有价值”。

如今，郭乙博还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名为“郭乙博乐观生活”的个人账号，发布自己写毛笔字的视频。他在网店售卖自己的书法作品，由妻子方女士帮忙运营。“没想得多了，以后就是练习字，挣点生活费，把女儿抚养好，知足常乐。”

(文中廖刚、盼盼为化名)